

军人的全家福

□ 杨力(四川)

外公被人从战场上抬下来，是1952年的冬天。他费了老半天劲才明白，他已经离开朝鲜战场，正躺在丹东的一家医院。

医生告诉外公，他差不多昏迷了两天，当时敌机投下炸弹掀起的石块，狠狠地砸在他的胸膛上，他的几根肋骨全部被震骨折，战友都以为他没救了。

躺了近两个月后，外公出院了。他要求重返战场，可部队不允，说他的伤情只能退伍静养。部队问他有啥要求，外公说，回乡种地。

外公回到了他的老家，当上村里的村主任，每天带领大伙拼了命的搞生产，说是用实际行动支持前方。村里有个后来成了我外婆的姑娘很倾慕他，父母托村里德高望重的老人提了几次亲，外公直到一年后停战协定签定才答应。

外公结婚后像变了一个人，一下沉默了，经常遥望天边，一坐就是老半天。外婆叹气说，是不是不甘心，希望自己还在战场上？外公点点头。

外婆最懂外公，每当外公表情凝重就抚着他的胸口安慰：“好了好了，回部队的事情就别想了，等咱们有了孩子，让他接你的班吧。”

两年后，接班的孩子降生了，外公一看，没“带把”，叹口气。

时光很快，转眼我母亲也快20岁了，有一天带回来一个憨厚敦实的小伙子，征求外公外婆意见。外公端详半晌，对小伙子说：“你们结婚我没意见，但有一个条件，结婚后，你要报名参军。”

母亲和后来成了我父亲的小伙子懵了好一阵，不知外公为啥提了这么一个古怪的条件，连旁边的外婆也嗔怪，哪有新婚就去当兵的。外公也不多言，转身从衣柜拿出当年的军服穿上，胸前的“中国人民志愿军”几个字已经有些泛白了。他眼里泪光闪烁地说了一句刻骨铭心的话：“家里要有人，家才安宁；国家要有兵，国才安定。”

父亲似懂非懂点点头：“我爱你女儿，我答应当兵。”

父亲在部队当了八年兵，转业时我已经可以带弟弟满山跑。外公和父亲经常给我们讲军人故事，外公还不时从兜里掏出攒下的钱，嘱咐父母带我们去省城看军事展览，外公说：“多开开眼界，让他们都有军人梦！”

我的军人梦做到18岁变成了现实，参军成了一名真正的军人。临行前爸爸对我说：“以前我也不理解你外公，总是想着部队，总是想着军人，图个啥。后来我当了兵，在部队接受了锻炼，我终于懂了，军人流血牺牲，顾大家舍小家，一个有血性有担当的男儿，都要以做一个军人为荣，在军营这所大熔炉里锻打成钢，成为真正的顶天立地的男子汉。”

我回敬一个标准的军礼：“合格的军人，绝不给外公和父亲丢脸。”

我在部队也当了八年兵，转业这些年，比我小八岁的弟弟正好在大学读二年级，受部队召唤，他在大学报名参军。消息传回家，已是耄耋之年的外公外婆都感慨万千。外公说：“当年四川有位特级英雄叫柴云振，当别人都称呼他英雄时，他却说‘我不是英雄，真正的英雄没有回家’。说得多好啊，我们都不是英雄，只是尽了一个公民的担当和义务，才对得起那些牺牲了的千千万万的军人。”

2021年秋天，弟弟突然接到父亲电话，说外公年纪大了，咱们一家三代军人20多年没有一张集体照，父亲专门请当地人武部门协调，帮弟弟从部队请假回家圆一个梦。

中秋节前，外公特别兴奋，他穿上完全泛白的旧军装，和我父亲、两个孙儿，穿着三代人的军服，面对镜头庄严敬礼，留下一张特别珍贵的三代军人全家福。

照片上的题字是：“家里要有人，家才安宁；国家要有兵，国才安定。谨此献给新中国成立七十二周年。”

我比较怀旧。家里有个消毒碗柜，是我和妻子二十多年前结婚时买的，用了十多年就坏了，舍不得扔，一直放在新消毒碗柜旁，用来放些保鲜袋、小刀、瓜刨等厨房用品。它表面陈旧，喷漆已经脱落，与旁边新添置的电器格格不入，不伦不类，显得拥挤多余。妻子好几次要把它丢掉，我都以结婚纪念品为由把它保留下来。朋友嘲笑我这个老古董时，妻子都会用目光刺我一下。

想不到的是，那天收废品的经过家门，妻子还是把它以20元的“高价”卖掉了。看着它空出来的位置，我心里也空荡荡的。

傍晚，当我走进厨房，忽然间一片生机勃勃的绿意映入眼帘。卖掉旧消毒碗柜腾出的地方，妻子安置了一个红木葡萄酒架，摆上几瓶红酒和

西施
一尾鱼追求爱情
潜入水底
摇曳美丽的鳍
将大王的迷眼捣碎
种子不再发芽
春天不再开花
莺声喊杀声里应外合
卧薪尝胆成功
霸王殿坐上新主子
陶朱公悄然浮现江湖
谁听见寂寞处
荒冢一堆的哭泣

貂蝉
妖孽也很造孽
出没于烽火人间
群雄逐鹿一地鸡毛
男人们要与对手竞争
哪怕爱不释手
也把你抛来抛去
让你做最早的糖弹
迷醉他的眼
拿下他的命
反反复复
惹得浑身厌倦
最后演义成三国
不知所终一缕烟

□ 王行水(湖南)

中国古代四大美人(组诗)

懂得舍弃

□ 江南散客(广东)

几盆小绿植，样式别致，绿意盎然。原来，只有学会割舍与挥别，才能腾出空间来，重新容纳新的事物，在舍与得之间，让生活展现另一面美好。

有多少人，拼命地用汗水去换取自己需要的东西，把人生填得满满当当，把腰压得弯弯的。究其原因，是他们没学会、不懂得舍弃。

我有个中年朋友，他原在机关工作，生活平淡稳定，波澜不惊。改革开放后，他毅然辞掉工作，相继在县城开网吧、奶茶店、花店、书店、药店，生意做得风生水起。但近十几年来，随着多媒体的发展和网购的兴起，他的生意日渐衰落。一日经营下来，不是这个店亏就是那个店亏，裁员、压缩开支，他为此焦头烂额。

一日周末，他带着妻儿回到农村

的老家。行走在青山绿水间，沐浴在百鸟啾啾中，他的心情久违地舒坦。站在家乡的山顶上，望着连绵起伏的青山翠林，他忽然间想起曾在网上看到的一则小故事。

有位极渴望成功的年轻人，干什么，什么不成。生活窘困，人生颓废。苦恼的他，便去拜访一位大师求指点迷津。

大师听罢他的诉说，未置可否，只对他讲：我们去登山吧。一路上，每当遇到漂亮的小石头，大师就让他装到袋子里背着，很快，他就吃不消了。“大师，别说到山顶了，恐怕不到半山腰我就趴倒了！”他喘着大气对大师说。

大师微微一笑：“是啊，背着石头怎么能登上顶峰呢？是该放下了。”

一句惊醒梦中人！年轻人找准

一个目标，最终取得了成功。

想到这里，朋友茅塞顿开，心胸豁然开朗。回去后，他把其他的店铺转让出去或关闭，只保留自己热爱的书店，进行扩大升级，重新装潢。在书店里开辟了咖啡厅，与文联、作协、学校合作，为之拓展新书发布、签名售书、名师讲课、学生兴趣阅读等业务，还为各乡镇代购农技培训书籍和资料，书店经营得红红火火，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品牌。

他说，现在每天看着顾客坐在书店里的咖啡厅，一边看书一边品着他亲手调制的咖啡，心里无比轻松和自在。

我们一生中，有太多的牵牵绊绊，不断在得与失之间衡量和抉择。而舍弃是一种行动，更是一种人生智慧。我们只有懂得舍弃，才能使自己更睿智、更豁达，生活得轻松和幸福。

诗路语

落红

□ 红线女(重庆)

寒气突然撕开寒气
在一场绿色的雪里
向爱情展示自己
粉嘟嘟的身体

像水
像火焰
轻而薄地
穿过血液和岩浆
嘴唇和牙齿，
决堤而出

不停顿
不碰击
它们撕裂自己
通过一段黑暗的长度之后
突然死去



摄影：周宇

豹纹的火焰向天空挺直了腰身

□ 葛筱强



蒋蓝，笔名古岳龙，1965年生于四川自贡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，当代诗人、作家。出版有《诗歌笔记》《词锋片断》《黑水晶法则》《赤脚从锋刃走过》《正在消失的词语》《正在消失的建筑》《正在消失的职业》《感动香烟》《身体传奇》《鞋的风化史》《玄学兽》《哲学兽》等二十多部著作。

2013年初夏，我在长白山一次活动中结识了当代著名先锋诗人、思想随笔作家蒋蓝，这个已出版有《诗歌笔记》《词锋片断》《黑水晶法则》《赤脚从锋刃走过》等二十多部个人著作的作家，是我倾慕已久的人。

在此之前，我早就数次读过他的著名诗篇《火焰之书》，此诗密集的意象群落、超现实主义的诗歌技艺、内在储藏的巨大激情、跨时空精神呼应以及血液“还乡式”的灵魂融合，在作者本人看来，是一首“需要自我在时光冲刷之下的深度确认”的诗，即使是现在读来，无疑仍是诗人诸多诗篇中的优秀之作。

在长白山短暂的会议期间，在喧哗的仪式与图解间隙，我见缝插针地与蒋蓝进行了一些关于诗歌写作与读书的交流和碰撞。我向他谈到了自己喜爱的诗人荷尔德

林、博尔赫斯、里尔克，断片作家施勒格尔，他则向我谈了穆齐尔、蒙田、奥勒留和书写《林中路》的哲学家海德格尔。这些诗人和作家、思想家我们都非常熟悉，但理解的角度又多少略有不同。由于他阅读视野的宽泛，在对这些诗人作家哲学家的理解分析上比我想得更远也更深。当我提到刚刚读到的诗人和随笔作家佩索阿，蒋蓝说自己极赞赏佩索阿的那句话：“不能成为什么，但能想象什么，这是真正的御座；不能要求什么，但能欲望什么，这是真正的皇冠。”这些交流与碰撞，对我来说，受益良多，不仅解决了一些自己诗歌和随笔创作技艺层面的问题，更为关键的是，我觉得自己一直尚感模糊的东西开始日渐清晰和丰富起来，这里面既包括自己的阅读趣味与方向，也包括自己的创作取舍与走向等等。

法国文学理论家布朗肖在其名著《文学空间》中说：“写作，就是投身到时间不在场的诱惑中去。”从长白山回来之后，我先后收到蒋蓝赠送的思想随笔集《思想存档》《动物论语》《倒读与反写》和散文体历史专著《一个晚清提督的踪迹史——与石达开、骆秉章、唐友耕、王闿运交错的历史》。同时，我自己还通过实体书店和网络书店自购了他的《寂寞中的自我指认》《复仇之书》和《爱与欲望》《极端植物笔记》等四本思想随笔集。随着对蒋蓝系列作品的深入阅读，在我看来，蒋蓝就是这样一位奋不顾身地投入到时间之外的作家。更为可贵的是，在烟火氤氲、卷帙浩繁的阅读和思想淬炼中，他不仅没有迷失自我，而如一头嗅觉和听觉敏锐异常的猎豹，用快如闪电的目光和利爪，紧紧攫住经典文字的宗旨和灵魂的漂荡，在襟自己火焰般的灵动哲思之后，以如水银泻地般的诗性话语，刀锋砍断时间之脊的勇气，勾勒出自己独特的精神世界谱系。

蒋蓝妙笔如蛇蝎走，金针刺绣成诗，赋予了火这一神奇自然现象和事物以行动的造型与呈现，甚至是人的造型与魂魄，使之成为一粒在黑暗中忽然发光的词语，对这个世界变幻不居的吊诡与冷眼旁观者决绝的勇气进行了阐释。诗中表达的，是自己峻急孤寒的洞察与悲凉。

斋中收读的蒋蓝思想随笔集，我尤其喜爱《倒读与反写》。这本书，是蒋蓝近些年来潜心阅读西方哲学、文学作品的专题笔记。在这本书里，身兼阅读者、思想者和书写者三重身份的蒋蓝，犹如站在书山之巅的豪迈统帅，“虽千万人吾往矣”，用自己的虔诚之心和敏锐之眼，一一检阅着自己热爱的哲人和文学大师，在用心解读他们的精神密码之时，也深深打上了自己风拂柳摆的诗性烙印。加斯东·巴什拉、穆齐尔、帕斯卡尔、普希金、乔治·奥威尔、毕晓普、安徒生、赫塔·米勒、里尔克、博尔赫斯、米沃什……一座座耸立云端的思想文化，在他深邃的哲思和博喻的彩笔下焕发出异样的神采和风貌。

阅读蒋蓝，我们不能不惊异于他文化视野的广阔和密集如过江之鲫的词语意象。比如，他写被阳光下的苹果花折磨一生的诗人威廉·叶芝，“苹果花在叶芝的咏叹里拒绝凋谢，它在思想的高处灿烂如拒活所未有的张力，既撕裂、又激活了深植于诗人心底的火焰之书，让它不可思议地吐放出浓郁而忧伤的色泽。”写安静的、大地的关键词投入时间之外的作家。更为可贵的是，在烟火氤氲、卷帙浩繁的阅读和思想淬炼中，他不仅没有迷失自我，而如一头嗅觉和听觉敏锐异常的猎豹，用快如闪电的目光和利爪，紧紧攫住经典文字的宗旨和灵魂的漂荡，在襟自己火焰般的灵动哲思之后，以如水银泻地般的诗性话语，刀锋砍断时间之脊的勇气，勾勒出自己独特的精神世界谱系。

蒋蓝妙笔如蛇蝎走，金针刺绣成诗，赋予了火这一神奇自然现象

救的声浪里与遥远的出发地相遇。”饱含思想的诗性话语，端然彰显着蒋蓝个性化话语风格，它大于诗意高于诗化，体现了作为一个作家既嘶声独具、又游刃有余的全面创作和整合能力。一个拥有自己独特而决然思想的人，他要做的文字工作，他所承担的精神使命，就是在火焰熄灭之时点亮自己，在自己熄灭之时点燃灵魂，当世界的黑夜拉开帷幕，当极权成为这个世界的穹顶，他就会毅然地猛扑上去，以自身的纯净之血令其帷幕委地，令其污浊成为彻底失败的垃圾，蒋蓝在诗中、在自己的写作中就是以这样一种傲然的姿态大步前行者。

在阅读中求得人生慰藉的人都明白这样一个道理：每一个纯粹的写作者都有自己的心路历程，甚至是天路历程，在蒋蓝看来，这是一个人灵魂的踪迹史，在我，则视其为作家的精神指纹。一个没有自己精神指纹的作家，注定会淹没于历史的滔滔烟尘中渐渐面目模糊，直至遁入虚无的尘埃之境。只有在创作文本里留下独一无二的精神指纹的作家，才能使自己千煎百煮的思想化为一道照彻漫漫长夜的弧光，给孤独的个体并不温暖的文字生涯带来一点点希望的慰藉与热量。记得大诗人庞德在其《石南》一诗中深情地写道：“黑豹走在我的身边；在我的手指上，飘着花瓣一样的火焰。牛乳一样白的少女，从冬青树中直起身子，她们雪白的豹子，注意着跟随我们的足迹。”读毕蒋蓝的一篇篇思想随笔，我深陷在客厅的沙发上垂首沉思，他是哪一只猎豹呢，黑色的，还是白色的？长久的默然后，我的脑海里恍惚浮现出这样一幅图景：在大雾漫灌的街衢上，蒋蓝如一只子然单行的花斑猎豹，锋利的豹爪倒提着向黑暗搏击突围的皮鞭，在重重夜幕中挥舞出矮行者无法预料和难以企及的光焰，而从豹口中呼出的那一团团热气，则翻滚着这个世界赋予他的所有热爱与疼痛。当他从人们的视野中缓缓远遁，豹

行之后留给我们的，是令人目眩的、诗与思完美结合的灿然星空和人性抵达神性的光辉。即或豹纹断裂，那落满一地的思想光斑，亦硬如断剑的折光，其思想内核乃是一团实体的火，穿透玻璃的坚壁和黑暗虚弱的胃口，最终化为诗意的烈酒，柔情地煨煨着阅读者被时代喧哗之水淘洗一空的衷肠。

2014年春天，蒋蓝同时出版了两本新著，一是《极端植物笔记》，一是《一个晚清提督的踪迹史》。在《极端植物笔记》一书中，蒋蓝描绘了几十种植物的人文镜像。数种毒药、曼陀罗、菩提树、芒果、向日葵、玫瑰、桃花、杜鹃的精神镜像，从捕捉某种生物的特性，进而联想到人类的哲学、历史学、伦理学方面的“生物镜像”，观察、梳理它们在人文世界的姿态和步伐，以文化散文的笔触，加入较为详细的植物习性考察，使文章呈现知识与文化的结合，以“植物文化”为背景，梳理植物历史与人类历史的“相遇”，并展示植物不为人知的一面，反映其生存法则与最高的道德法则的关系，唤醒人们心灵深处的良知。对于《一个晚清提督的踪迹史》一书，评论家马小盐曾恰切地认为蒋蓝的写作已进入了越发广阔的境界。她说：“豹斑繁复，蒋蓝的文本聒噪，是聒噪美学的典范。在还原中国式酷刑的同时，令人们明白，福柯在《规训与惩罚》中描述的欧洲中世纪酷刑，与中国式酷刑相比，实如土丘遇泰山，微不足道。”这本耗费作家心神、出版时间一推再推的新著，围绕着太平天国首领翼王石达开被凌迟的鲜血淋漓的身体，蒋蓝以石达开的敌人四川提督唐友耕的升迁为线索，勾勒出四川晚清时节的官场史、黑暗史、军事战争史、执政史、民俗史、风物史等繁复阔达的画卷。他站在民间的立场，以诗学、哲学、史学、地志学的角度，结合文学想象与历史真实，描述那段剧痛的历史，行文如桃花在野，跳脱恣肆，满目横披，又井然有序，脉络在胸。读

这本书，让我想起明末清初文学家黄宗羲在为其弟黄泽望所作的《缩斋集序》中说的那段话：“为诗文，高厉遐清。其在于山，则铁壁鬼谷也；其在于水，则瀑布乱礁也；其在于平原旷野，则蓬断草枯之战场也……”深入阅读蒋蓝这本近四十万字的“由文学家写就的散文体历史”，我们必须调动所有的神经元，打开全身的器官来进行聆听和注视，因为它不是一个单曲，也不是一支复调，它是由多种乐器组合一起共同发声、互相支撑的乐团，里面既有钢琴的夺人心神之魅，又有重金属的震发贲之心。

多年来，蒋蓝为了自己心中的思想之梦和创作之梦，在这个用价钱、价格度量一切的世界里，越来越坚韧和自信，硬朗卓然，一如法国哲人齐奥朗说得那样：“把苦难之杯啜饮一空的人，不会再是悲观主义者。”在他所有的作品中，无论是诗歌和思想随笔，还是历史体裁散文和非虚构写作，他称自己最喜欢的，也是最看重的，则是真正体现一个作家的驾驭文本与思想能力的长篇断片写作，比如他进行多年的《火焰叙事》和《豹诗典》，一直处于创作和修改之中。

目前的蒋蓝，已是思想境界完全敞开圆润，创作精神更加放松豁然，一个畅达自由的“历史观察者”的学人风貌在他的身上正趋完成。翻译家金重对大诗人布罗茨基有过评价：“我看到的是一个因写诗而被放逐的茨基，一个视死如归却在情人面前‘泪流满面’的茨基，一个心系但丁的犹太人茨基。文明之子的茨基。”因此，有理由期待并坚信，蒋蓝这个“能够透过平静的日常生活表象，看到潜在危险的人”（作家祝勇语），以自己不懈的创造力和日臻成熟的思想话语体系，必会在追寻文明的道路上留下属于自己的那束薪火和石印的足迹，有如豹纹的火焰，向天空挺直了清刚劲拔、宁折不弯的腰身。